紅樓夢/第06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六十三回　壽怡紅群芳開夜宴　死金丹獨艷理親喪

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，因與襲人商議：“晚間吃酒，大家取樂，不可拘泥。如今吃什麼，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和晴雯，麝月，秋紋四個人，每人五錢銀子，共是二兩。芳官、碧痕、小燕、四兒四個人，每人三錢銀子，他們有假的不算，共是三兩二錢銀子，早已交給了柳嫂子，預備四十碟果子。我和平兒說了，已經抬了一壇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。我們八個人單替你過生日。”寶玉聽了，喜的忙說：“他們是那里的錢，不該叫他們出才是。”晴雯道：“他們沒錢，難道我們是有錢的！這原是各人的心。那怕他偷的呢，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。”寶玉聽了，笑說：“你說的是。”襲人笑道：“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村你，你再過不去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你如今也學坏了，專會架橋撥火兒。”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寶玉說：“關院門去罷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怪不得人說你是‘無事忙’，這會子關了門，人倒疑惑，越性再等一等。”寶玉點頭，因說：“我出去走走，四兒舀水去，小燕一個跟我來罷。”說著，走至外邊，因見無人，便問五兒之事。小燕道：“我才告訴了柳嫂子，他倒喜歡的很。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，回家去又氣病了，那里來得。只等好了罷。”寶玉聽了，不免後悔長歎，因又問：“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？”小燕道：“我沒告訴，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卻沒告訴過他，也罷，等我告訴他就是了。”說畢，复走進來，故意洗手。

已是掌燈時分，聽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。大家隔窗悄視，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，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。晴雯悄笑道：“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。這一出去，咱們好關門了。”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，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。林之孝家的吩咐：“別耍錢吃酒，放倒頭睡到大天亮。我聽見是不依的。”眾人都笑說：“那里有那樣大膽子的人。”林之孝家的又問：“寶二爺睡下了沒有？”眾人都回不知道。襲人忙推寶玉。寶玉靸了鞋，便迎出來，笑道：“我還沒睡呢。媽媽進來歇歇。”又叫：“襲人倒茶來。”林之孝家的忙進來，笑說：“還沒睡？如今天長夜短了，該早些睡，

明兒起的方早。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，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，倒象那起挑腳漢了。”說畢，又笑。寶玉忙笑道：“媽媽說的是。我每日都睡的早，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，已經睡了。今兒因吃了面怕停住食，所以多頑一會子。”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：“該沏些個普洱茶吃。”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：“沏了一盅子女兒茶，已經吃過兩碗了。大娘也嘗一碗，都是現成的。”說著，晴雯便倒了一碗來。林之孝家的又笑道：“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，赶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。雖然在這屋里，到底是老太太，太太的人，還該嘴里尊重些才是。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，若只管叫起來，怕以後兄弟侄兒照樣，便惹人笑話，說這家子的人眼里沒有長輩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媽媽說的是。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。”襲人晴雯都笑說：“這可別委屈了他。直到如今，他可姐姐沒離了口。不過頑的時侯叫一聲半聲名字，若當著人卻是和先一樣。”林之孝家的笑道：“這才好呢，這才是讀書知禮的。越自己謙越尊重，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，現從老太太，太太屋里撥過來的，便是老太太，太太屋里的貓兒狗兒，輕易也傷他不的。這才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。”說畢，吃了茶，便說：“請安歇罷，我們走了。”寶玉還說：“再歇歇。”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，又查別處去了。這里晴雯等忙命關了門，進來笑說：“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，嘮三叨四的，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。”麝月笑道：“他也不是好意的，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。也提防著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。”說著，一面擺上酒果。襲人道：“不用圍桌，咱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，又寬綽，又便宜。”說著，大家果然抬來。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果子，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。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。寶玉說：“天熱，咱們都脫了大衣裳才好。”眾人笑道：“你要脫你脫，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。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，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，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。”眾人聽了，都說：“依你。”于是先不上坐，且忙著卸妝寬衣。

一時將正裝卸去，頭上只隨便挽著鬟兒，身上皆是長裙短襖。寶玉只穿著大紅棉紗小襖子，下面綠綾彈墨袷褲，散著褲腳，倚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，和芳官兩個先划拳。當時芳官滿口嚷熱，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緞子斗的水田小夾襖，束著一條柳綠汗巾，底下水紅撒花夾褲，也散著褲腿。頭上眉額編著一圈小辮，總歸至頂心，結一根鵝卵粗細的總辮，拖在腦後。右耳眼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，左耳上單帶著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，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，眼如秋水還清。引的眾人笑說：“他兩個倒象是雙生的弟兄兩個。”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，說：“且等等再划拳，雖不安席，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罷了。”于是襲人為先，端在唇上吃了一口，餘依次下去，一一吃過，大家方團圓坐定。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。便端了

兩張椅子，近炕放下。那四十個碟子，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，不過只有小茶碟大，里面不過是山南海北，中原外國，或干或鮮，或水或陸，天下所有的酒饌果菜。寶玉因說：“咱們也該行個令才好。”襲人道：“斯文些的才好，別大呼小叫，惹人聽見。二則我們不識字，可不要那些文的。”麝月笑道：“拿骰子咱們搶紅罷。”寶玉道：“沒趣，不好。咱們占花名兒好。”晴雯笑道：“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。”襲人道：“這個頑意雖好，人少了沒趣。”小燕笑道：“依我說，咱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，到二更天再睡不遲。”襲人道：“又開門喝戶的鬧，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呢？”寶玉道：“怕什麼，咱們三姑娘也吃酒，再請他一聲才好。還有琴姑娘。”眾人都道：“琴姑娘罷了，他在大奶奶屋里，叨登的大發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怕什麼，你們就快請去。”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聲，二人忙命開了門，分頭去請。

晴雯，麝月，襲人三人又說：“他兩個去請，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，須得我們請去，死活拉他來。”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，二人又去。果然寶釵說夜深了，黛玉說身上不好，他二人再三央求說：“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，略坐坐再來。”探春聽了卻也歡喜。因想：“不請李紈，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。”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，會齊，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。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。炕上又并了一張桌子，方坐開了。寶玉忙說：“林妹妹怕冷，過這邊靠板壁坐。”又拿個靠背墊著些。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。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，因笑向寶釵，李紈，探春等道：“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，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，往後怎麼說人。”李紈笑道：“這有何妨。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，并無夜夜如此，這倒也不怕。”說著，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，里面裝著象牙花名簽子，搖了一搖，放在當中。又取過骰子來，盛在盒內，搖了一搖，揭開一看，里面是五點，數至寶釵。寶釵便笑道：“我先抓，不知抓出個什麼來。”說著，將筒搖了一搖，伸手掣出一根，大家一看，只見簽上畫著一支牡丹，題著“艷冠群芳”四字，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，道是：

任是無情也動人。

又注著：“在席共賀一杯，此為群芳之冠，隨意命人，不拘詩詞雅謔，道一則以侑酒。”眾人看了，都笑說：“巧的很，你也原配牡丹花。”說著，大家共賀了一杯。寶釵吃過，便笑說：“芳官唱一支我們聽罷。”芳官道：“既這樣，大家吃門杯好聽的。”于是大家吃酒。芳官便唱：“壽筵開處風光好。”眾人都道：“快打回去。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，揀你极好的唱來。”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支《賞花時》：

翠鳳毛翎扎帚叉，閒踏天門掃落花。您看那風起玉塵沙。猛可的那一層云下，抵多少門外即天涯。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，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。您與俺眼向云霞。洞賓呵，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，若遲呵，錯教人留恨碧桃花。

才罷。寶玉卻只管拿著那簽，口內顛來倒去念“任是無情也動人”，聽了這曲子，眼看著芳官不語。湘雲忙一手奪了，擲與寶釵。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，數到探春，探春笑道：“我還不知得個什麼呢。”伸手掣了一根出來，自己一瞧，便擲在地下，紅了臉，笑道：“這東西不好，不該行這令。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，許多混話在上頭。”眾人不解，襲人等忙拾了起來，眾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，那紅字寫著“瑤池仙品”四字，詩云：

日邊紅杏倚云栽。

注云：“得此簽者，必得貴婿，大家恭賀一杯，共同飲一杯。”眾人笑道：“我說是什麼呢。這簽原是閨閣中取戲的，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，并無雜話，這有何妨。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，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。大喜，大喜。”說著，大家來敬。探春那里肯飲，卻被史湘雲，香菱，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。探春只命蠲了這個，再行別的，眾人斷不肯依。湘雲拿著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，便該李氏掣。李氏搖了一搖，掣出一根來一看，笑道：“好极。你們瞧瞧，這勞什子竟有些意思。”眾人瞧那簽上，畫著一枝老梅，是寫著”霜曉寒姿”四字，那一面舊詩是：

竹篱茅舍自甘心。

注云：“自飲一杯，下家擲骰。”李紈笑道：“真有趣，你們擲去罷。我只自吃一杯，不問你們的廢與興。”說著，便吃酒，將骰過與黛玉。黛玉一擲，是個十八點，便該湘雲掣。湘雲笑著，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。大家看時，一面畫著一枝海棠，題著”香夢沉酣”四字，那面詩道是：

只恐夜深花睡去。

黛玉笑道：“‘夜深’兩個字，改‘石涼’兩個字。”眾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臥的事，都笑了。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，又說“快坐上那船家去罷，別多話了。”眾人都笑了。因看注云：“既云‘香夢沉酣’，掣此簽者不便飲酒，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

杯。”湘雲拍手笑道：“阿彌陀佛，真真好簽！”恰好黛玉是上家，寶玉是下家。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。寶玉先飲了半杯，瞅人不見，遞與芳官，端起來便一揚脖。黛玉只管和人說話，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。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，數去該麝月。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。大家看時，這面上一枝荼縻花，題著“韶華胜极”四字，那邊寫著一句舊詩，道是：

開到荼縻花事了。

注云：“在席各飲三杯送春。”麝月問怎麼講，寶玉愁眉忙將簽藏了說：“咱們且喝酒。”說著大家吃了三口，以充三杯之數。麝月一擲個十九點，該香菱。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，題著”聯春繞瑞”，那面寫著一句詩，道是：

連理枝頭花正開。

注云：“共賀掣者三杯，大家陪飲一杯。”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，該黛玉掣。黛玉默默的想道：“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。”一面伸手取了一根，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，題著”風露清愁”四字，那面一句舊詩，道是：

莫怨東風當自嗟。

注云：“自飲一杯，牡丹陪飲一杯。”眾人笑說：“這個好极。除了他，別人不配作芙蓉。”黛玉也自笑了。于是飲了酒，便擲了個二十點，該著襲人。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支出來，卻是一枝桃花，題著“武陵別景”四字，那一面舊詩寫著道是：

桃紅又是一年春。

注云：“杏花陪一盞，坐中同庚者陪一盞，同辰者陪一盞，同姓者陪一盞。”眾人笑道：“這一回熱鬧有趣。”大家算來，香菱，晴雯，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，黛玉與他同辰，只無同姓者。芳官忙道：“我也姓花，我也陪他一鐘。”于是大家斟了酒，黛玉因向探春笑道：“命中該著招貴婿的，你是杏花，快喝了，我們好喝。”探春笑道：“這是個什麼，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。”李紈笑道：“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，我也不忍的。”說的眾人都笑了。襲人才要擲，只聽有人叫門。老婆子忙出去問時，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。眾人因問幾更了，人回：“二更以後了，鐘打過十一下了。”寶玉猶

不信，要過表來瞧了一瞧，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。黛玉便起身說：“我可撐不住了，回去還要吃藥呢。”眾人說：“也都該散了。”襲人寶玉等還要留著眾人。李紈寶釵等都說：“夜太深了不象，這已是破格了。”襲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每位再吃一杯再走。”說著，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，每人吃了，都命點燈。襲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。

關了門，大家复又行起令來。襲人等又用大鐘斟了幾鐘，用盤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嬤嬤們吃。彼此有了三分酒，便猜拳贏唱小曲兒。那天已四更時分，老嬤嬤們一面明吃，一面暗偷，酒壇已罄，眾人聽了納罕，方收拾盥漱睡覺。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，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韻，身子圖不得，便睡在襲人身上，”好姐姐，心跳的很。”襲人笑道：“誰許你盡力灌起來。”小燕四兒也圖不得，早睡了。晴雯還只管叫。寶玉道：“不用叫了，咱們且胡亂歇一歇罷。”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，身子一歪，便也睡著了。襲人見芳官醉的很，恐鬧他唾酒，只得輕輕起來，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，由他睡了。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。

大家黑甜一覺，不知所之。及至天明，襲人睜眼一看，只見天色晶明，忙說：“可遲了。”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，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，睡猶未醒，連忙起來叫他。寶玉已翻身醒了，笑道：“可遲了！”因又推芳官起身。那芳官坐起來，猶發怔揉眼睛。襲人笑道：“不害羞，你吃醉了，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。”芳官聽了，瞧了一瞧，方知道和寶玉同榻，忙笑的下地來，說：“我怎麼吃的不知道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竟也不知道了。若知道，給你臉上抹些黑墨。”說著，丫頭進來伺候梳洗。寶玉笑道：“昨兒有扰，今兒晚上我還席。”襲人笑道：“罷罷罷，今兒可別鬧了，再鬧就有人說話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怕什麼，不過才兩次罷了。咱們也算是會吃酒了，那一壇子酒，怎麼就吃光了。正是有趣，偏又沒了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原要這樣才有趣。必至興盡了，反無後味了，昨兒都好上來了，晴雯連臊也忘了，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。”四兒笑道：“姐姐忘了，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。在席的誰沒唱過！”眾人聽了，俱紅了臉，用兩手握著笑個不住。

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，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：“今兒我還東，短一個也使不得。”眾人忙讓坐吃茶。晴雯笑道：“可惜昨夜沒他。”平兒忙問：“你們夜里做什麼來？”襲人便說：“告訴不得你。昨兒夜里熱鬧非常，連往日老太太，太太帶著眾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。一壇酒我們都鼓搗光了，一個個吃的把臊都丟了，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。四更多天才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。”平兒笑道：“好，白和我要了酒來。也不請我，還說著給我聽，氣我。”晴雯道：“今兒他還席，必來請你的，等著罷。”平兒笑問道：

“他是誰，誰是他？”晴雯聽了赶著笑打，說著：“偏你這耳朵尖，聽得真。”平兒笑道：“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，我幹事去了。一回再打發人來請，一個不到，我是打上門來的。”寶玉等忙留，他已經去了。

這里寶玉梳洗了正吃茶，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著一張紙，因說道：“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。”襲人晴雯等忙問：“又怎麼了，誰又有了不是了？”寶玉指道：“硯台下是什麼？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。”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，卻是一張字帖兒，遞與寶玉看時，原來是一張粉箋子，上面寫著”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。”寶玉看畢，直跳了起來，忙問：“這是誰接了來的？也不告訴。”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，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，忙一齊問：“昨兒誰接下了一個帖子？”四兒忙飛跑進來，笑說：“昨兒妙玉并沒親來，只打發個媽媽送來。我就擱在那里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。”眾人聽了，道：“我當誰的，這樣大驚小怪，這也不值的。”寶玉忙命：“快拿紙來。”當時拿了紙，研了墨，看他下著”檻外人”三字，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才相敵。只管提筆出神，半天仍沒主意。因又想：“若問寶釵去，他必又批評怪誕，不如問黛玉去。”

想罷，袖了帖兒，徑來尋黛玉。剛過了沁芳亭，忽見岫煙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。寶玉忙問：“姐姐那里去？”岫煙笑道：“我找妙玉說話。”寶玉聽了詫异，說道：“他為人孤癖，不合時宜，萬人不入他目。原來他推重姐姐，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。”岫煙笑道：“他也未必真心重我，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，只一牆之隔。他在蟠香寺修煉，我家原寒素，賃的是他廟里的房子，住了十年，無事到他廟里去作伴。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。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，又有半師之分。因我們投親去了，聞得他因不合時宜，權勢不容，竟投到這里來。如今又天緣湊合，我們得遇，舊情竟未易。承他青目，更胜當日。”寶玉聽了，恍如聽了焦雷一般，喜的笑道：“怪道姐姐舉止言談，超然如野鶴閒云，原來有本而來。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難，要請教別人去。如今遇見姐姐，真是天緣巧合，求姐姐指教。”說著，便將拜帖取與岫煙看。岫煙笑道：“他這脾氣竟不能改，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。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，這可是俗語說的‘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女不女，男不男’，成個什麼道理。”寶玉聽說，忙笑道：“姐姐不知道，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。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，方給我這帖子。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才好，竟沒了主意，正要去問林妹妹，可巧遇見了姐姐。”岫煙聽了寶玉這話，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，方笑道：“怪道俗語說的‘聞名不如見面’，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，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。既連他這樣，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。他常說：‘古人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，只有兩句好，說道：

“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”所以他自稱‘檻外之人’。又常贊文是庄子的好，故又或稱為‘畸人’。他若帖子上是自稱‘畸人’的，你就還他個‘世人’。畸人者，他自稱是畸零之人，你謙自己乃世中扰扰之人，他便喜了。如今他自稱‘檻外之人’，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，故你如今只下‘檻內人’，便合了他的心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如醍醐灌頂，噯喲了一聲，方笑道：“怪道我們家廟說是‘鐵檻寺’呢，原來有這一說。姐姐就請，讓我去寫回帖。”岫煙聽了，便自往櫳翠庵來。寶玉回房寫了帖子，上面只寫“檻內人寶玉熏沐謹拜”幾字，親自拿了到櫳翠庵，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。

因又見芳官梳了頭，挽起鬢來，帶了些花翠，忙命他改妝，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，露出碧青頭皮來，當中分大頂，又說：“冬天作大貂鼠臥兔兒帶，腳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，或散著褲腿，只用淨襪厚底鑲鞋。”又說：“芳官之名不好，竟改了男名才別致。”因又改作”雄奴”。芳官十分稱心，又說：“既如此，你出門也帶我出去。有人問，只說我和茗煙一樣的小廝就是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到底人看的出來。”芳官笑道：“我說你是無才的。咱家現有幾家土番，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。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，你想這話可妙？”寶玉聽了，喜出意外，忙笑道：“這卻很好。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种，圖其不畏風霜，鞍馬便捷。既這等，再起個番名，叫作“耶律雄奴”。‘雄奴’二音。又與匈奴相通，都是犬戎名姓。況且這兩种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，晉唐諸朝，深受其害。幸得咱們有福，生在當今之世，大舜之正裔，圣虞之功德仁孝，赫赫格天，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，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，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，皆天使其拱手俯頭緣遠來降。我們正該作踐他們，為君父生色。”芳官笑道：“既這樣著，你該去操習弓馬，學些武藝，挺身出去拿幾個反叛來，豈不進忠效力了。何必借我們，你鼓唇搖舌的，自己開心作戲，卻說是稱功頌德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所以你不明白。如今四海賓服，八方宁靜，千載百載不用武備。咱們雖一戲一笑，也該稱頌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。”芳官聽了有理，二人自為妥貼甚宜。寶玉便叫他”耶律雄奴”。

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為奴隸，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，皆不堪大用。湘雲素習憨戲异常，他也最喜武扮的，每每自己束鑾帶，穿折袖。近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，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。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，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，手腳又伶便，打扮了又省一層手。李紈探春見了也愛，便將寶琴的豆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，頭上兩個丫髻，短襖紅鞋，只差了涂臉，便儼是戲上的一個琴童。湘雲將葵官改了，換作“大英”。因他姓韋，便叫他作韋大英，方合自己的意思，暗有‘惟大英雄能本色’之語，何必涂朱抹粉，才是男子。豆官身量年紀皆极小，又极鬼靈，故曰豆官。園中

人也喚他作“阿豆”的，也有喚作“炒豆子”的。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，竟是豆字別致，便換作“豆童”。因飯後平兒還席，說紅香圃太熱，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肴。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游頑。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，不常過來的，今既入了這園，再遇見湘雲，香菱，芳蕊一干女子，所謂‘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’二語不錯，只見他們說笑不了，也不管尤氏在那里，只憑丫鬟們去伏侍，且同眾人一一的游頑。一時到了怡紅院，忽聽寶玉叫“耶律雄奴”，把佩鳳，偕鴛，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，問是什麼話，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，又叫錯了音韻，或忘了字眼，甚至于叫出“野驢子”來，引的合園中人凡聽見無不笑倒。寶玉又見人人取笑，恐作賤了他，忙又說：“海西福朗思牙，聞有金星玻璃寶石，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‘溫都里納’。如今將你比作他，就改名喚叫‘溫都里納’可好？”芳官聽了更喜，說：“就是這樣罷。”因此又喚了這名。眾人嫌拗口，仍翻漢名，就喚“玻璃”。

閒言少述，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，大家頑笑，命女先兒擊鼓。平兒采了一枝芍藥，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，熱鬧了一回。因人回說：“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。”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，這里眾人且出來散一散。佩鳳偕鴛兩個去打秋千頑耍，寶玉便說：“你兩個上去，讓我送。”慌的佩鳳說：“罷了，別替我們鬧亂子，倒是叫‘野驢子’來送送使得。”寶玉忙笑說：“好姐姐們別頑了，沒的叫人跟著你們學著罵他。”偕鴛又說：“笑軟了，怎麼打呢。掉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。”佩鳳便赶著他打。

正頑笑不絕，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：“老爺賓天了。”眾人聽了，唬了一大跳，忙都說：“好好的并無疾病，怎麼就沒了？”家下人說：“老爺天天修煉，定是功行圓滿，升仙去了。”尤氏一聞此言，又見賈珍父子并賈璉等皆不在家，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來，未免忙了。只得忙卸了妝飾，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，等大爺來家審問。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升一干家人媳婦出城。又請太醫看視到底系何病。大夫們見人已死，何處診脈來，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，更至參星禮斗，守庚申，服靈砂，妄作虛為，過于勞神費力，反因此傷了性命的。如今雖死，肚中堅硬似鐵，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。便向媳婦回說：“系玄教中吞金服砂，燒脹而歿。”眾道士慌的回說：“原是老爺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坏事，小道們也曾勸說‘功行未到且服不得’，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，便升仙了。這恐是虔心得道，已出苦海，脫去皮囊，自了去也。”尤氏也不聽，只命鎖著，等賈珍來發放，且命人去飛馬報信。一面看視這里窄狹，不能停放，橫豎也不能進城的，忙裝裹好了，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，掐指算來，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，賈珍方能來到。目今天氣炎熱，實不得相待，遂

自行主持，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。壽木已系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，甚是便宜。三日後便開喪破孝。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珍。

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，李紈又照顧姊妹，寶玉不識事体，只得將外頭之事暫托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。賈瑞、賈珖、賈珩、賈瓔、賈菖、賈菱等各有執事。尤氏不能回家，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宁府看家。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，一并起居才放心。

且說賈珍聞了此信，即忙告假，并賈蓉是有職之人。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，不敢自專，具本請旨。原來天子极是仁孝過天的，且更隆重功臣之裔，一見此本，便詔問賈敬何職。禮部代奏：“系進士出身，祖職已蔭其子賈珍。賈敬因年邁多疾，常養靜于都城之外玄真觀。今因疾歿于寺中，其子珍，其孫蓉，現因國喪隨駕在此，故乞假歸殮。”天子聽了，忙下額外恩旨曰：“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國，念彼祖父之功，追賜五品之職。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，入彼私第殯殮。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，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。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。欽此。”此旨一下，不但賈府中人謝恩，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。賈珍父子星夜馳回，半路中又見賈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，看見賈珍，一齊滾鞍下馬請安。賈珍忙問：“作什麼？”賈瑞回說：“嫂子恐哥哥和侄兒來了，老太太路上無人，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。”賈珍聽了，贊稱不絕，又問家中如何料理。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，如何挪至家廟，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著。賈蓉當下也下了馬，聽見兩個姨娘來了，便和賈珍一笑。賈珍忙說了幾聲“妥當”，加鞭便走，店也不投，連夜換馬飛馳。一日到了都門，先奔入鐵檻寺。那天已是四更天氣，坐更的聞知，忙喝起眾人來。賈珍下了馬，和賈蓉放聲大哭，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，至棺前稽顙泣血，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。尤氏等都一齊見過。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，在棺前俯伏，無奈自要理事，竟不能目不視物，耳不聞聲，少不得減些悲戚，好指揮眾人。因將恩旨備述與眾親友聽了。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。賈蓉得不得一聲兒，先騎馬飛來至家，忙命前廳收桌椅，下槅扇，挂孝幔子，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。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。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，常歪著，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作活計，他來了都道煩惱。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：“二姨娘，你又來了，我們父親正想你呢。”尤二姐便紅了臉，罵道：“蓉小子，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，你就過不得了。越發連個体統都沒了。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，每日念書學禮的，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。”說著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，摟頭就打，嚇的賈蓉抱著頭滾到怀里告饒。尤三姐便上來撕嘴，又說：“等姐姐來家，咱們告訴他。”

賈蓉忙笑著跪在炕上求饒，他兩個又笑了。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，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，吐了他一臉。賈蓉用舌頭都舔著吃了。眾丫頭看不過，都笑說：“熱孝在身上，老娘才睡了覺，他兩個雖小，到底是姨娘家，你太眼里沒有奶奶了。回來告訴爺，你吃不了兜著走。”賈蓉撇下他姨娘，便抱著丫頭們親嘴：“我的心肝，你說的是，咱們讒他兩個。”丫頭們忙推他，恨的罵：“短命鬼兒，你一般有老婆丫頭，只和我們鬧，知道的說是頑，不知道的人，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，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，誰不背地里嚼舌說咱們這邊亂帳。”賈蓉笑道：“各門另戶，誰管誰的事。都夠使的了。從古至今，連漢朝和唐朝，人還說髒唐臭漢，何況咱們這宗人家。誰家沒風流事，別討我說出來。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，璉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。鳳姑娘那樣剛強，瑞叔還想他的帳。那一件瞞了我！”

賈蓉只管信口開合胡言亂道之間，只見他老娘醒了，請安問好，又說：“難為老祖宗勞心，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，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。惟有等事完了，我們合家大小，登門去磕頭。”尤老人點頭道：“我的兒，倒是你們會說話。親戚們原是該的。”又問：“你父親好？幾時得了信赶到的？”賈蓉笑道：“才剛赶到的，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。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。”說著，又和他二姨擠眼，那尤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罵：“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，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！”賈蓉又戲他老娘道：“放心罷，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，要尋兩個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，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。這幾年總沒揀得，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個。”尤老只當真話，忙問是誰家的，二姊妹丟了活計，一頭笑，一頭赶著打。說：“媽別信這雷打的。”連丫頭們都說：“天老爺有眼，仔細雷要緊！”又值人來回話：“事已完了，請哥兒出去看了，回爺的話去。”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